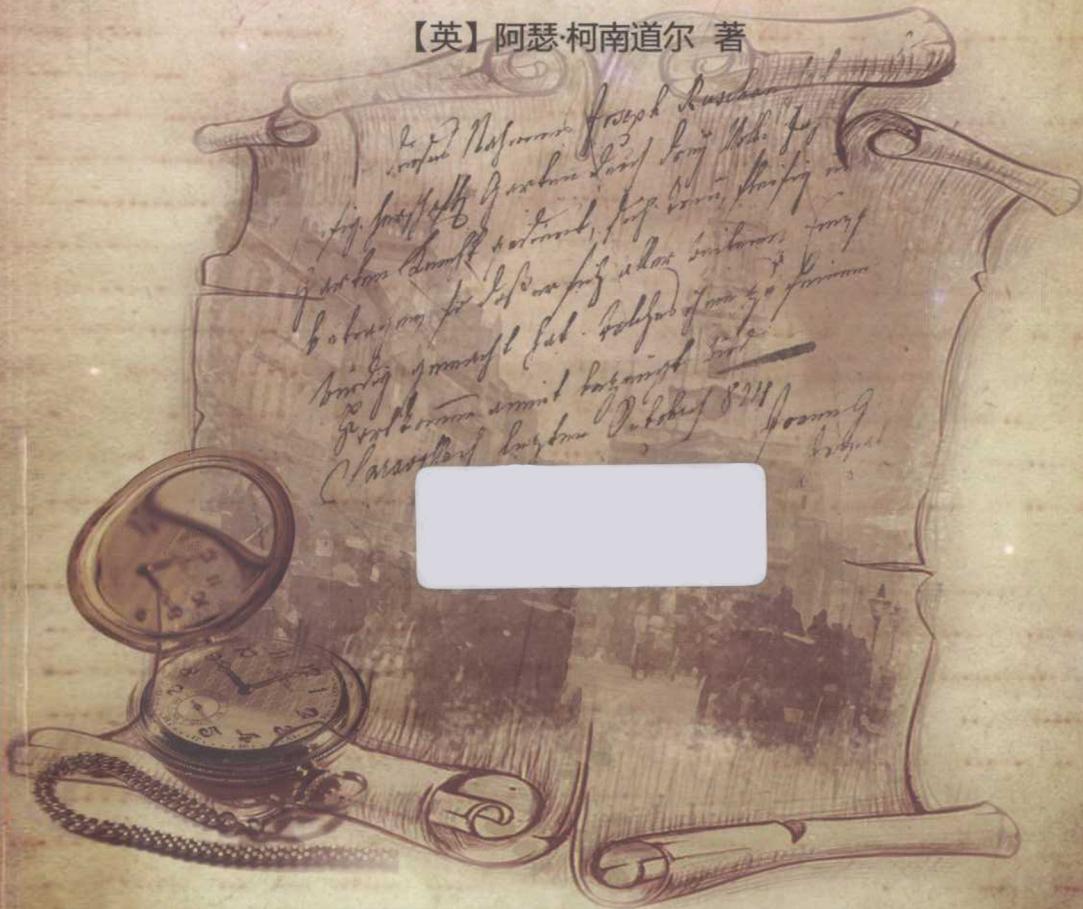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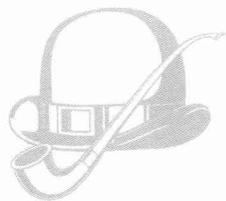


# 回忆录 最后的致意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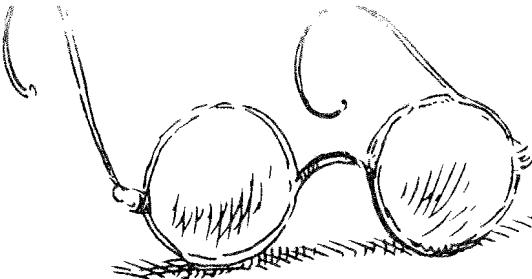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集

# 回忆录 最后的致意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吕静莲 编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回忆录·最后的致意 / (英) 柯南道尔(Conan Doyle,A) 著；  
吕静莲编译. --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10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978-7-5322-7581-6

I. ①回… II. ①柯… ②吕…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0904号

## 回忆录·最后的致意

---

编译 / 吕静莲

责任编辑 / 申军 胡维霞 李彦宇

封面设计 / 张玖丽

插图作者 / 豆豆

版面设计 / 夏丹丹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mm 1/16 印张 / 48 彩色插图 / 4幅

版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22-7581-6

总定价 / 59.80元 (全四册)

---

由于部分作者的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不详，编者一时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我们恳请作者对此予以谅解，并请与出版社取得联系，以便办理相关合同、寄送稿费和样书等事宜。

# 前 言

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是英国最负盛名的侦探小说家，被人们誉为“侦探小说之父”。他的代表作《福尔摩斯探案》问世到今天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部巨著不但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湮没、被销蚀，而且仍以其惊险的场景、生动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吸引着全世界千千万万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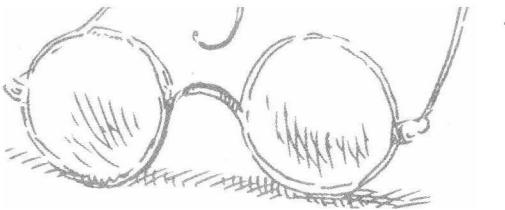
柯南道尔塑造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是广大读者钦佩甚至倾倒的英雄，他智勇双全，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才干，他以丰富的科学知识，与狡猾的罪犯、凶顽的敌人作斗争，为社会伸张正义，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因此，福尔摩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探，成为令罪犯闻之胆寒的克星。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破案手段的更新，人们对付罪犯的手段似乎更完善了。然而，福尔摩斯那些自身所具备的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人们尊重和学习的，这是福尔摩斯的形象永不褪色的原因，也是《福尔摩斯探案》这部名著能够历久不衰的根本之所在。

本书根据《福尔摩斯探案》的英文原版修订为《福尔摩斯探案集》，在保留原著精髓及其特点的基础上，使其适合各年龄段读者，其中尚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 目 录

## 回忆录1



|        |     |
|--------|-----|
| 大卫之谜   | 2   |
| 灰脸人    | 11  |
| 勒索的水手  | 19  |
| 马车夫之死  | 27  |
| 神秘的仪式  | 36  |
| 希腊语翻译  | 43  |
| 遗失的协定  | 53  |
| 银色的赛马  | 65  |
| 银行劫案   | 82  |
| 诊所里的案件 | 91  |
| 最后     | 101 |

## 最后的致意109

|       |     |
|-------|-----|
| 神秘的房客 | 111 |
| 东方病症  | 120 |
| 怪诞的案件 | 128 |
| 间谍    | 141 |
| 两只耳朵  | 148 |
| 魔鬼脚跟  | 157 |
| 失窃的计划 | 166 |
| 失踪的女士 | 179 |



# 回忆录

Hui Yi Lu



# 大卫之谜

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去休息，突然门铃响了。已经十一点四十五分了，这么晚，显然只有需要急救的病人才会来敲门。谁晓得我打开大门一看，却发现台阶上站着的竟然是歇洛克·福尔摩斯。

“希望没有过分打扰到你，华生。”我的朋友说道，“今晚能让我住在这儿吗？”

“当然欢迎之至！”我把他迎到了屋子里面。

“看来你的客房里没有人，你的帽架可以说明这一点。”福尔摩斯微笑着把帽子挂在了架子上，又说道，“你的房间里是不是刚来过一个工人，该不会是修水沟的吧？”

“不，是修煤气的。”对于福尔摩斯的推断力我已经习以为常了，问道，“又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哦，他的长统靴在你铺地的漆布上留下了两个脚印。”我的朋友又问道，“你最近工作很忙吗？”

“是的，这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福尔摩斯笑着说：“华生，我知道你如果出诊的话，近就步行，远坐马车。今天你穿过靴子但却一点不脏，那一定是忙着出远门了。”

“分析得妙极了，福尔摩斯。”

我的朋友又笑了一下，说道：“你想必也猜到我这么晚来找你肯定是有事的。华生，你明天可以陪我到奥尔德肖特去吗？”

“可以，找杰克逊替我帮忙就是了。”

“那太好了，我们十一点十分在滑铁卢站乘车走。”福尔摩斯说，“现在我先跟你简要地说一下，是两天前发生的驻奥尔德肖特的芒斯特步兵团巴克里上校死亡一案，案情大约是这样的：

“‘芒斯特步兵团是个屡建战功的爱尔兰团，一直由詹姆斯·巴克里上校指挥。这位上校是因为作战英勇而被一路提拔上来的，他还是军士的时候就娶了该团前任上士的女儿南希·德沃伊为妻。巴克里太太非常美丽动人，尽管已经结婚三十多年了依然如此。

“‘听默非少校说，巴克里上校对妻子的爱非常之深，只要一天她不在身边就马上坐立不安。相比较之下，这位太太虽然忠于自己的丈夫，但好像有些缺乏柔情。不过总的来说，上校的家庭生活还是美满的。

“‘巴克里上校是个剽悍的老军人，有时还有几分粗暴，当然，在他太太面前是肯定不会的了。这位上校还有种奇怪的情绪，会突然之间消沉而忧郁，一反平日里活泼的常态。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点迷信，这么一个勇敢的

军人，竟然不敢在天黑之后独处。这自然也是他死后人们提到的。

“‘芒斯特步兵团中有妻室的军官都住在军营外面，巴克里上校就住在离北营约半英里的一所小别墅里。别墅四面都是庭院，但西边离公路很近，不到三十码。上校没有孩子，只雇了一个车夫和两个女仆，平时就总共这五个人待在别墅里。’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圣乔治慈善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巴克里太太向来对此很关心，就去参加。车夫听见她出门的时候跟丈夫交代了几句，说一会儿回来，就去找她的朋友默莉森小姐一同走了。’

“‘会议开了四十分钟，巴克里太太和默莉森小姐分了手，于九点十五分到家。她回来之后却一反常态地进了起居室，并按铃让女仆送杯茶来。这间起居室面对马路，有一扇大玻璃门对着草坪。草坪大约三十码宽，用一堵安着铁栏的矮墙和公路隔开。上校本来在餐厅里，听说妻子回来，就到起居室去看她。’

“‘女仆十分钟后备好了茶，敲门却没有人回答，而且门被人从里面锁上了，并传来巴克里夫妇的争吵声。女仆赶紧去叫来了女厨师和车夫，他们都听到了里面的动静。首先要肯定的是没有别人的声音，只有他们夫妇两个，巴克里先生声音很低，根本听不清，但夫人喊得很高，说什么‘懦夫’‘还我的青春’‘我要离开你’之类的话。’

“‘突然，男人发出一声可怕的喊叫，然后是倒地的轰隆声，女人一声声地惨叫着。车夫赶紧想要破门而入，却怎么都蹬不开，就跑了出去，绕到草坪上。对着草坪的一扇窗子是开着的，据说在夏天它总是开着，车夫便爬了进去。他发现主人直挺挺地倒在血泊中，头着地，脚反而搁在单人沙发的扶手上。而女主人显然已经吓晕了过去，也倒在了长沙发上。’

“看来主人是救不过来了，车夫就想把门打开找人来帮忙。但奇怪的是，钥匙竟然不在门上，而且到处都找不着。没办法，车夫只能又从窗户爬了出来，报了警，找了一个警察和一个医生帮忙。

“上校的致命伤是后脑上的一个两英寸来长的伤口，凶器就放在旁边的地板上，是一根带骨柄的雕花硬木棒。按推测可能是上校自己的战利品，虽然仆人们声称没有见过，但大概因为混杂在其他东西间被忽略了。奇怪的事情仍旧是钥匙，上校和夫人的身上都没有，最后只能请了位锁匠来。”

“我周二早晨就去奥尔德肖特了，发现这桩案子实在是离奇。女仆回忆起一个细节，说主人夫妇争吵的时候，巴克里太太两次提到大卫这个名字，而上校却叫詹姆斯。还有一点，死者的脸上有一种万分惊恐的表情，五官都扭曲了，警察推断是上校发觉妻子要对他下毒手了，也许正要转身避开，所以才伤在了脑后。

“巴克里太太因急性脑炎神志不清，不能了解情况。当晚同她一齐出门的默莉森小姐否认她们在路上遇见了什么让巴克里太太恼怒的事情。

“这些线索让我一下子无法判断，但毫无疑问钥匙是个关键，显然是第三者拿走了钥匙，而且这个人肯定是从窗子进去的，我仔细检查了一遍，好不容易发现了五个脚印：一个在他翻墙的地方，两个在草坪上，还有两个应该是翻窗子的时候留下的，不太明显。而最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人有个同伴。”

“同伴？”

“是的，你看这个。”福尔摩斯取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种小动物的爪印，有五个指，爪尖很长。

“狗？”

“可我在窗帘上也发现了它的印记。”

“那就是猴子。”

我的朋友摇了摇头：“我通过爪印的大小推算过这个动物的样子，它从前爪到后爪至少有十五英寸，再加上颈，至少有两英尺长。可它每步的距离却只有三英寸左右，看来它虽然身子长，但腿却短。而且，窗户上挂着一只鸟笼，它大概是为了这个才爬上窗帘的，所以应该是种食肉的小兽。”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可能是什么鼬鼠之类的动物，如果能查出来就好了。”福尔摩斯说，“现在可以推断的是，这个人在外面看到巴克里夫妇在争吵，就带着一个小兽跑了进去，他可能打了上校，也可能是上校自己吓得跌倒撞破头的，反正这个人走的时候还带走了钥匙。”

“这不是越来越混乱了吗？”我说道。

“是啊。但这很有趣，华生。你想想看，巴克里太太走的时候还好的，可一回来就跟丈夫吵了起来。所以，一定是在七点半到九点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默莉森小姐肯定知道些情况，但她却矢口否认。

“我猜测过可能是这位小姐和上校之间有什么瓜葛，她告诉了夫人，所以才发生了下面的事情。但众所周知上校完全忠实于他的妻子，因此我倾向于放弃这个推测。于是去找默莉森小姐，告诉她我知道她了解情况，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她的朋友就会负有主要责任。

“默莉森小姐想了一阵子，告诉我：‘我曾经答应过我的朋友不说出

来，但现在为了帮她，我还是告诉你吧，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八点四十五分从慈善会出来，经过赫德森大街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驼得很厉害，看来已经残废了，走路时浑身都曲着，肩膀上扛着个小箱子。

“‘这个驼背人一抬头看到我们突然惊呼道：‘南希！’巴克里太太面色惨白，差点晕过去：“‘你还活着，亨利？这三十年来，我以为你已经……’”

“‘驼背人的神色阴郁可怕：“我是已经死了。”我的朋友双唇颤抖着，她让我先走几步，让她单独跟这个人说两句，他们说了几分钟，我看到那个驼背人气疯了似的挥舞着拳头，而巴克里太太也满脸的怒气，一路上她一言不发，分手的时候则恳求我千万不要把这事情告诉别人，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

“今天傍晚，我终于找到了这个驼背的残疾人，他叫亨利·伍德，刚到奥尔德肖特五天，女房东说他是个变戏法的，随身带着个小动物，也不知道是什么。最近两天晚上，这个人老是偷偷地哭，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伤心事。

“华生，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了吧！我打算向那个驼背人问清楚事情的经过，需要你做见证人。”

第二天中午，我们赶到了亨利·伍德的住处，见到了那个驼背人。他像个球一样缩成一团，怀疑地瞪着我们。

“是亨利·伍德吧？我是为了巴克里上校的案件来拜访你的。”福尔摩斯说道。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朋友微微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但跟你的老朋友巴克里太太是一定有关的。她很可能被控告谋杀。”

“什么？！”驼背人显然一惊，“南希是无辜的！”

“那是谁杀了詹姆斯·巴克里上校呢？是你吗？”

“不是，是他问心有愧，自己吓得摔死的。”驼背人轻蔑地笑道，“不过就算是我杀了他，他也是罪有应得。为了南希，我就告诉你们吧！”

“先生们，你们看我现在这个驼背。丑陋异常，但当年，亨利·伍德下士可是117步兵团最英俊的人，那时候，我们驻扎在印度的布尔蒂，我和巴克里都很爱陆战队上士的女儿南希·德沃伊。

“南希对我情有独钟，尽管她父亲把她许配给了更有前途的巴克里，但她还是许诺一定会嫁给我，如果不是发生了印度叛乱的话。当时，我们被上万名叛军包围了起来，只有和尼尔将军的纵队联系上才有出路。我们在布尔蒂被困了一个多星期了，于是我自告奋勇地突围去求援。

“巴克里最了解这一带的地形，他给我画了张路线图。晚上十点的时候，我就悄悄地冲了出去。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河道的拐弯处，我却陷入了六个敌人的埋伏中。而出卖我的人，就是詹姆斯·巴克里。

“第二天，尼尔将军解了布尔蒂的围，但我却被叛军带走了。他们把我折磨成什么样子你们现在也看到了，我无数次设法逃走，可又被新的一拨人捉住成为他们的奴隶。好不容易一直逃到阿富汗才获得了自由。那又怎么样呢，我成了驼背和跛子，只能靠在土人那里学会的戏法谋生。

“本来我是不准备回来了的，虽然我也想报仇，但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南希是肯定不会要我的了，还回来做什么呢？只是人老了就思乡，所以

我才回来了。”

“然后你遇到了巴克里太太，接着尾随她回去，看到她和丈夫的争吵，就激动地跑过草坪闯了进去。”福尔摩斯说道。

“是的，巴克里一看到我就像死了一样，向后一倒，一头撞到炉子上。我想他是被吓死的，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很容易被吓死。”亨利·伍德说，“南希晕倒了，我拿起她手里的钥匙准备开门找人。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我不想让以前的战友知道我目前的惨状，所以就带着钥匙，丢下我的手杖去抓特蒂，然后跑掉了。”

“特蒂是……”

驼背人打开身边的小箱子，放出来一只有着漂亮眼睛的红褐色小兽。

“猫鼬！”我喊道。

“是，我把它叫做捕蛇鼬。特蒂捕蛇可快了。”

“好了，伍德。”福尔摩斯说道，“我建议既然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年，死者又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事就不要再倒腾出来了，我们已经了解得够清楚的了，先走了。”

出来之后，我们在街上遇见了默非少校。

“哦，福尔摩斯，你听说了没？医生验完尸之后证明上校死于中风，没想到这案子这么简单。”

“是的，很简单。”福尔摩斯笑着，拉我去车站。

“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的，福尔摩斯。”我问道，“上校叫詹姆斯，驼背人叫亨利，大卫又是谁呢？”

“亲爱的华生，还记得《圣经》的《撒母耳记》吗？以色列王大卫为了占有将领乌利亚的妻子而把他派往前线，乌利亚遭到伏击被害。”

# 灰脸人

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出去散步，快到五点钟才回来。

“哦，先生，有位绅士来找你，已经走了。”小仆人说道。

“他等了很久吗？”

“也就半小时吧。可他的样子焦虑极了，一直在屋子里面绕来绕去的，还直跺脚，大喊大叫地问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他走的时候我拉都拉不住。”

福尔摩斯注意到桌子有一只琥珀烟斗，说道：“看来这个人真是很心烦意乱的，连他心爱的烟斗都忘了。”

“你怎么知道他很喜欢这只烟斗呢，福尔摩斯？”

“这烟斗的价格也就七八先令吧，可他却用银箍修补过两次，这修理的费用可大多了，可见他很珍爱它。”我的朋友又仔细看了看那烟斗，“主人应该是个身强力壮的左撇子，牙齿很好，家境富裕。”

“这些又是怎么推断的？”我奇怪地问道。

“他应该是在油灯上点烟的，所以烟斗被烧焦了，但却焦在左边，可见他惯用左手。琥珀的烟嘴已经被咬穿，说明他身体和牙齿都好。而这烟丝则